

鬼子进村

李洱 著

李洱：在曹雪芹和卡夫卡之后，作家一个基本任务，就是去写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，K进了城堡之后怎么办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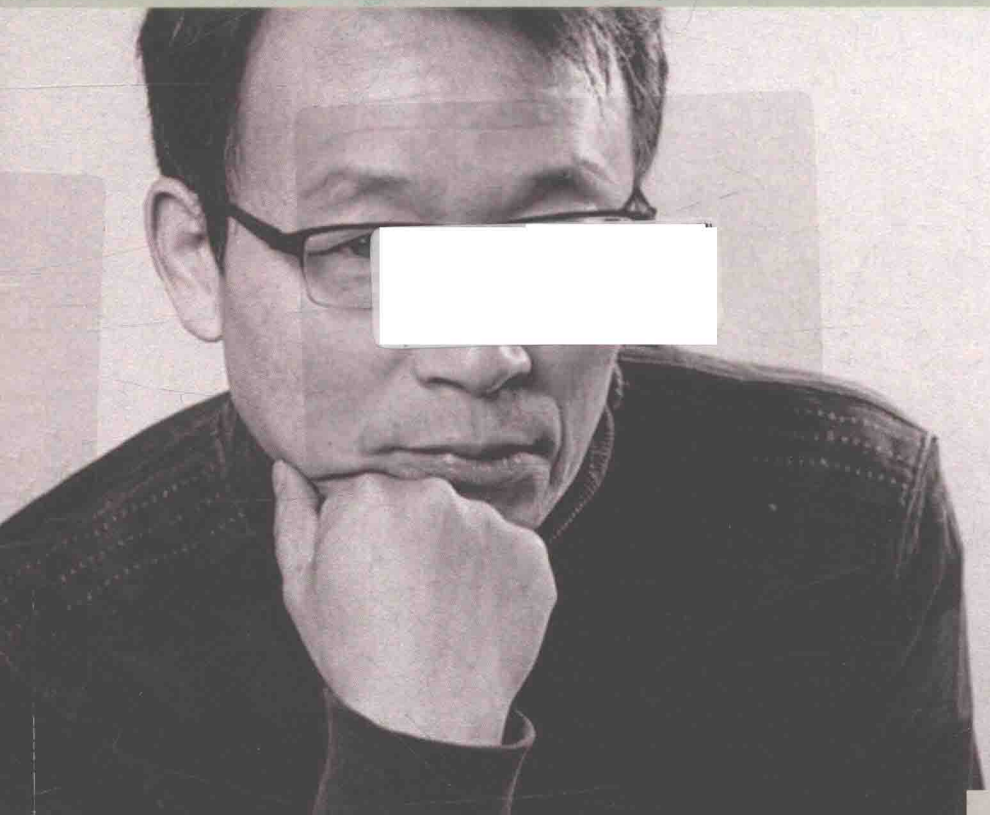
李洱作品系列

(中篇小说集)

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
百科全书式描写巨变的中国

(Li Er's Series)
of Works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李洱作品系列

鬼子进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子进村/李洱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11

(李洱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6378-6

I. ①鬼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9700号

发行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美术编辑: 丁旭东

书 名: 鬼子进村

作 者: 李 洱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10.3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183,000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78-6/I · 5096

定 价: 39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自序

十年前，有编辑朋友说，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，或者所谓的文集。最近几年，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。对朋友的好意，我当然要表示感谢。但是，我却不敢贸然应允。

对自己的作品，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。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，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，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。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，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，我却心中无底。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能抽出时间，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，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，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。

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，我这样说，并非矫情。

我收到过、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、文集。阅读朋友的作品，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，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，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。但是说句实话，对这些作品集、文集能有多少读者，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。以自己的阅读为例，中国作家中，除了鲁迅的文集，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。外国作家中，除了加缪的文集，我也没能全都读完。是啊，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，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？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，遑论对于他人？

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，我对出版作品集，或者所谓的文集，确

实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了不安。

如果你问我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？我想了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。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。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，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，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。对他们的好意，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。其次，我逐步认识到，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。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，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，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；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，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。坦率地说，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，这是一种鞭策，也是一种安慰。而我，既需要鞭策，也需要安慰。

这套作品集，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，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、演讲以及随笔。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、记者，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。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，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、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。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，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，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。

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。

李 洱

2012年9月27日

目录

自序	001
鬼子进村	001
葬礼	055
朋友之妻	114
现场	150
寻物启事	223
国道	266

说了一遍：

知青是驴？是谁先说的？驴日的，有胆就站起来。不站起来？那好，等我查出你，你就搬着板凳回家。

搬着板凳回家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事，谁都想搬着板凳回家。当然，这并不等于说，谁都愿意站起来当场亮相。

不知道是谁先扭头看乔红军。肯定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先扭头，别的人才像鸭子一样一起转头去看乔红军的。乔红军是村支书的小儿子，他爹不在场，大家只好看他。

乔红军一下子哭了起来。鼻孔下面鼓起两个气泡，随着他的哭声，那两个气泡忽大忽小。乔红军的鼻涕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共同记忆，去年，我回枋口探亲的时候，我在村口还见到了他。他的鼻子下面现在清理得很干净，我跟他说了十分钟左右的话，他掏出餐巾纸替儿子擦了好几次鼻涕。时过境迁，现在该轮到子承父业，儿子的鼻涕鼓气泡了，看来，流鼻涕也是会遗传的。

乔红军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那么一哭，付连战就傻眼了。付校长付连战一定认为是乔红军先说的。他在讲台上愣了几分钟（这期间，他的手没有闲住，至少掰断了十根粉笔，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），然后说：

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，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。是谁教他的，以后我会查清的。

你可以接着上课了。他对站在讲台一侧正往烟锅里装烟的乔老

师说。

乔老师没有讲课，而是让我们互相检查刚才默写的课文。谁查出对方的错误，就可以朝对方的脑袋上敲一下。无人能够幸免，谁挨的都不止一下，这使大家立即互相怨恨起来。

现在，付校长又跺门进来，他要干什么？有人下意识地摸摸头顶，也有人扭头去看乔红军。

付连战这次没有发火，或者说，他没有把火气发出来而是藏在肚里。他说，听说有人称知青是鬼子，谁再这么胡说，就把谁的嘴贴上胶布。他说什么叫鬼子你们懂不懂？日本人和美国人才叫鬼子，知青不叫鬼子，知青叫什么？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，他们是来枋口建桥的，在济水河上架上一道桥。

其实把知青说成是鬼子，并不是枋口人的说法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那是付连战的村子里的人的说法。付连战的家在官庄村，离枋口有二十里地。那个地方的小孩看到许多知青都留着小胡子，就把他们和电影中的日本人联系起来。其实大家都见过胡子，大家没见过的是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只在嘴唇上面长不在下面长的胡子。付连战这次是先下手为强，或者说，先给大家注射预防针。认真说起来，枋口人把知青称作鬼子，是从付连战开始的。这是乔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。关于付连战，乔老师说过一些很精辟的话，至今我们仍然印象很深：付连战的前两任老婆先后死了，乔老师说，那是因为老付的那玩意儿不顶用，让人家早死了；付连战的头顶是光的，

说了一遍：

知青是驴？是谁先说的？驴日的，有胆就站起来。不站起来？那好，等我查出你，你就搬着板凳回家。

搬着板凳回家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事，谁都想搬着板凳回家。当然，这并不等于说，谁都愿意站起来当场亮相。

不知道是谁先扭头看乔红军。肯定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先扭头，别的人才像鸭子一样一起转头去看乔红军的。乔红军是村支书的小儿子，他爹不在场，大家只好看他。

乔红军一下子哭了起来。鼻孔下面鼓起两个气泡，随着他的哭声，那两个气泡忽大忽小。乔红军的鼻涕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共同记忆，去年，我回枋口探亲的时候，我在村口还见到了他。他的鼻子下面现在清理得很干净，我跟他说了十分钟左右的话，他掏出餐巾纸替儿子擦了好几次鼻涕。时过境迁，现在该轮到子承父业，儿子的鼻涕鼓气泡了，看来，流鼻涕也是会遗传的。

乔红军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那么一哭，付连战就傻眼了。付校长付连战一定认为是乔红军先说的。他在讲台上愣了几分钟（这期间，他的手没有闲住，至少掰断了十根粉笔，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），然后说：

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，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。是谁教他的，以后我会查清的。

你可以接着上课了。他对站在讲台一侧正往烟锅里装烟的乔老

用砖头支在几棵榆树之间，课余时间，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我奔向球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下，发现并没有人追上来，就想：这球台今天非我莫属了，我想和谁对打，就和谁对打。我站在球台边，用树枝扫着上面的树叶和鸟粪，同时想着，先满足谁的要求，让谁来打，是福贵呢还是万龙？

球案扫清之后，我就坐在上面，一边摇晃身体一边等待福贵和万龙他们来给我说好话。摇晃给我带来一种眩晕感，使我感到非常舒服，于是我就摇得更厉害。球台也跟着我摇晃起来，到后来，是球台在带着我摇晃，即便我不用力，我的身体也在球台上扭来扭去。我在球台上又待了一会儿，眩晕感消失之后，我突然有点害怕。

别以为我是害怕球台倒塌砸伤自己，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，我相信在它倒塌的一刹那，我会像一只鸟那样突然飞离。

一直没有人从教室里出来，是这个事实让我有点害怕。现在，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付连战好像还在教室里讲话，同学们早该出来了，可他们现在却在教室里喊着口号。

又过了许久，他们才出来。他们排着队走出教室，然后又挨着墙站成两排。乔凡新在喊着口令，同学们在向右看齐、稍息、立定、向前看。他们都看到了我，可都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从球台上跳下来，站在榆树下，想：我究竟是过去还是不过去？跑过去还是走过去？跟乔老师报告一声再进队伍，还是直接进队伍？我这么想的

乔老师说那叫鬼剃头，是那两个早死的女鬼给他剃的，女鬼被他气成神经病了，本来是要揪他的那玩意儿的，临下手的时候弄错了，等等。乔老师说，他太懂老付了，老付肚子里有条蛔虫，他都知道。

现在想起来，校长付连战那天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布置接待任务。他说知青们明天就到，大家要 and 村民一起到路口迎接。他要求同学们明天早上起来，一定要洗脸。老付还说，洗脸的时候，顺便把脖子洗一下，有的人的脖子已经变成黑车轴了，这是不好的。老付说的没错，在夏天，我们每天都要跳到河里洗澡，但我们从不洗脸。不但不洗脸，我们还要把脸上涂满河泥，像泥鳅一样在河岸上走来走去。当然，女生除外。

老付交代过任务，又对乔老师说，你去写标语吧，今天的课不上了。乔老师说，这堂课上完他就去写标语。老付愣了一下，说：我说了，不上课，写标语去。

老付的命令是对的，这课不能再上了。我们都不想再上了，上下去只能是我们吃亏，乔老师肯定又会拿我们撒气。所以，尽管我们都讨厌老付，但老付话一出口，我们就欢叫起来。

当时发生了一件小事，我们不妨顺便提一下。付连战话音一落，就有一个人从教室的后门跑了出去。那个人就是写这篇小说的李洱。我在大家的欢叫声中，跑出教室，直奔乒乓球台。乒乓球台

思”而受了一点皮肉之苦。这么说吧，所受的皮肉之苦，使我加深了对这段故事的记忆，事实上它也是这段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那天，全村老少拥向村南口迎接知青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无事可干。打乒乓球是我最乐意干的事情，可是没人和我对打。以前我倒是喜欢对着黑板撞球，可是教室的门都锁死了。教室的墙按说也可以凑合着用，但我从小就带着唯美主义的倾向，凡事都不愿凑合着来。我只能像一只野狗那样在校园里溜着墙根乱转。后来我发现了校长住室后面有小片菜地，里面长着一个半大的冬瓜，几株尖椒，几棵丝瓜。这片菜地以前我曾光顾过，为了翻蚯蚓钓鱼，可我不知道它是菜地。看见这里长出了可以毁坏的蔬菜，菜地这个概念才确立起来。我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，只能给它以小小的破坏。将它们连根拔掉，是不行的，因为他会追查到我。谁都明白，这一天全村人只有我一个无事可干。得考虑到时间因素，也就是说，我所干的事，应该不给人造成是这一天干的印象。屁股后面的一把削铅笔刀提醒了我，我用小刀在冬瓜上面挖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口，将三角形的瓜皮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放在地上，然后我把小鸡从短裤旁边掏了出来。我往里面尿一点，等它渗下去之后，再尿一点。后来渗不下去了，我就把多余的尿尿到了尖椒上面，这使我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，即我的小鸡跟尖椒的形状有点类似，差别只在温度和颜色。尿完之后，我把那个三角形的瓜皮又放到原处。为了让它能彻底还原，不影响它的长势，我捏了一点土放到上面，像给

时候，脚已经带着我往前走了几步。乔老师突然转过身。好像他的屁股后面长有眼似的，他看见了我的移动，突然转过身，命令我原地踏步，然后立定，然后向前走，走到球台跟前，立定，向后转。这期间，同学们嘻嘻发笑，像看猴那样发笑，像被谁胳肢了一下似的发笑。然后他们就把我忘了。他们在乔老师带领下，喊着冗长的口号，他们越喊越兴奋。他们每喊一句，我的嘴巴也要条件反射地动一下，可是我无法把整句话重复下来。

第二天，他们都到村南的路边迎接知青去了。我的父母和全村的大人也去了。我的父亲负责敲锣，天不亮，他就站在院子里复习敲锣的技艺。出门的时候，他敲两下锣，赶紧用手捂住，然后再敲，这样循环往复了几遍之后，他对我说：你们学生中谁负责敲锣？没有定下来的话，你跟乔凡新说一下，说你会敲锣，跟你爹学的，比谁敲得都响，能给他增光呢。可我怎么去跟乔老师说呢？我对父亲说：爸，我们只喊口号，不敲锣打鼓。父亲说：不让学生敲也好，他们敲不成，光会瞎敲。父亲这话是对母亲说的，母亲抱着我弟弟，跟父亲往村南口去了。

现在到了这篇小说“仪式”这一章里比较有意思的部分。我所说的“有意思”，主要是说这一段故事比较滑稽。滑稽必定可笑，可我当时却觉得一点也不可笑。事实上，我当时还因它的“有意

的：不要搞错了，我们枋口人都是有脚的，跟你们一样，都有腿有脚。

船又拐回去拉人了，他们是第一批，河那边还有一大群人。我注意到他们中的女人都很白，女人一白就漂亮。我们把女人漂亮叫做白。当然，这里的语义有点混杂，有些女人并不白，可她长得顺眼，我们就仍然说她白。因为是初次见面，我还无法把这个女人与那个女人分开，她们一白，就让我找不出区别了。

我领着他们往村里走。我没有把他们领到村支书家，而是把他们往我家领。在到达我家门口的时候，我把他们关在门外，往厢房跑去。我在屋里转了一圈，跑出来，对他们说：

我们家没有人，你们走吧。

他们都笑了起来，问我他们该到哪里去。我说到乔红军家里去。乔红军？他们说他们不认识乔红军。我只好对他们说：乔红军就是那个拖着鼻涕虫的人，他是村支书的儿子，大人们都说，村支书小时候鼻涕也是最多的。

他们还是坚持让我带他们去找红军。这个时候，我又想到了乔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词，“恍然大悟”。我恍然大悟，他们刚来，还不知道乔红军爱流鼻涕。

我把他们往红军家引。乔红军家的门上着锁，我只好把他们往村里的大庙引。大庙就是祠堂，因为它很大，就叫大庙。我知道人们经常在那里开大会，看电影。“知青是驴”这一名言，就是在那

它上消炎粉似的。

后来，我就朝村北的济河边走去。我往那边走的时候，心想：现在他们在村南干什么呢？很可能已经接住知青鬼子们了，知青们长得是什么样子呢？对未知事物的猜测，使我显得更加孤单。我坐在河岸边，望着河面，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害怕。那时候已到正午，在正午的旷野里，一个孩子莫名其妙的恐惧，我现在想起来，还是那么真切。

当他们在河面上出现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，这便更使我惊惧起来，我一下子在河岸上站了起来。我往河边走了几步，确信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之后，我的恐惧才去掉。

他们乘坐着两条小船，往这边漂。两条船就像一个巨大的镜面上水银剥落的那两个斑点。那两个斑点，会发出尖叫，带着标准的普通话话音的尖叫。我听到这种尖叫声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嘴巴条件反射似的，一张一闭。后来，我不由自主地也尖叫起来。

他们就是村里正在等待的知青。

关于他们上岸的情景，关于我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，可以写成一部书，像克洛德·西蒙受普桑的绘画作品启发写成的《双目失明的奥利翁》那样的一部书。我现在只想拣一个细节说一说。他们上岸之前，不光看我的脸，也看我的腿。我的腿被岸边的流沙深埋着，看上去就像没长脚一样。为了让他们知道我长有脚，我把脚从沙中抽了出来，然后把拎在手中的凉鞋套到脚上。我的想法是这样

我说过这话，他们毫无反应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们还是没有反应。他们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面，没人说话。他们都看着我，我从他们眼神上判断，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。坦率地说，我当时急坏了。我只好蹲到地上，嘴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，然后用手背擦擦裤裆，站起来，指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说：大粪。

我做这番动作的时候，突然获得了一种优越感，一种由于知道“大粪即人屎”而生长起来的文化优越感。这种感觉使我非常舒服。我得把这种感觉继续保持下去。我下面的表现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，一种获得身心自由之后的表演。我围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转了几圈，用手捂着鼻子，像是在表演哑剧。捂鼻子的动作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：那东西很臭，还有比人屎更臭的东西吗？

这期间，我注意到一个最白（即最漂亮）的女知青（她后来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），捂着鼻子和嘴巴笑了起来。她用胳膊肘顶了顶坐在她身边的一个男知青。那个男知青一直坐在铺盖卷上玩扑克，现在，他把牌收成一沓，摸了摸嘴唇上面的胡子，抬眼看我。她的笑很快传染给他，他也笑了，后来很多人都笑了。在他们的笑声中，我绕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又走了两圈，然后就站定了，意思是说，既然你们已经懂得了“大粪即人屎”的道理（要是不懂，他们是不好意思发笑的。当学生的都这样），那这堂临时增设的课就可以结束了。我也笑了起来，我为自己有机会给他们上第一课而感到高兴。

里诞生的。那里还经常开斗争会。有一次，一个外来的木匠和村里民兵营长的老婆睡了觉，被捉住了。人们把木匠带到大庙前打了两天。那两天，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喜笑颜开。那个木匠不把睡觉叫睡觉，叫火车挂钩。我们都没见过火车。我不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。大人们也没见过火车，但他们却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，你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，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是知道的，我把他们往大庙引的时候，我感到有必要问一下，他们这些知青是不是见过火车挂钩。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失望，他们说火车倒是见过，但没见过挂钩。

路上遇到了村支书的老婆，也就是红军他妈。红军他妈看到我们，突然叫了一声：“娘啊——”扭头就跑。我继续把他们往大庙引。在空荡荡的大庙前，我感到有必要跟他们说点什么。我突然想起几天前乔老师曾对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讲，知青们连什么叫大粪都不知道，他还说他是听付连战说的。那次他们还提到了大粪坑。大粪坑是枋口村人对村南那个用来储存牲口粪、绿肥的大坑的称呼。他说知青们来了，肯定认为大粪坑是来存大粪的，他们不知道，大粪坑是说粪坑很大，而且里面偏偏是不存大粪的。许多年之后，我又想起乔老师的话，我才理解，乔老师实际上是想出道语文题考考知青们的水平，他出的题是让他们划分词组结构的。

那一天，我感到跟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粪是很有必要的，免得他们日后出丑。

我说：大粪就是人屎。